

讓文字產生感覺

簡嫻

◎ 執筆 / 謝宗達

3月21日下午三點，我和善銘、任勳、貞余一行四人來到了台北市汀州路金石堂文化廣場旁的 coffee shop，目的是為了探訪作家簡嫻。雖然是個寒風細雨的日子，可是一顆顆渴望與簡嫻聊天的心卻使我們的精神抖擻。在經過一番簡單的自我介紹後，便展開這一次愉快的訪問。



問：可否談談你從小到大的一些閱讀經驗？

答：我出生在民國50年代宜蘭的農村家庭，那是個知識封閉的環境。因此閱讀經驗很晚才開始，可是卻讓我專心一致生活，與大自然為伍。那時唯一的一本書是黃曆。因為從小對於知識是飢渴的，所以就讀黃曆上頭的字，像是小寒、霜降、春耕……等等，還有讀用來包鍋碗調盆的報紙。記得第一本我擁有的書是姑姑送我的『靈犬萊西』，而我在回家的火車上以狼吞虎嚥的方式便把它看完了，由於自己的書不多，所以同樣一本書我會重覆看很多遍，然後在學校自息課時，我會要求老師讓我講故事，而且同一個故事會從多種人物立場來講。總之在那個缺乏閱讀的童年時期，現在回想起來唯一的收穫是：你從自身找到了一個能量，使你盡情地創造。到了國中時期便閱讀大仲馬、小仲馬的書，至於真正啓蒙，大量吸收則是在高中時代，這時候是接觸一些西洋文學之類的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說，荷塞、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而我比較完整，有計劃地閱讀則是從大學時代開始。因為我本身是從哲學系轉到文學系，所以除了本科系應讀的章回小說，詩詞歌賦外，我也花費大量時間閱讀哲學與西洋文學方面的書籍，其中對我影

響深刻的有莎士比亞全集及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我覺得大學時代是全方位開放閱讀的最好時期，有些經典之作你太早接觸的話，只能一知半懂，就像紅樓夢，若以小孩子有限的人生經驗及理解，他看不到作品的精髓所在，只能知道故事大約的內容，可是當你到達一定年齡，累積一定的人生經驗再來閱讀這些經典之作，就可引發內心極大的共鳴。

問：在你閱讀的經驗中。是否曾遇到過什麼挫折？

答：看不懂是最大的挫折，原因有下列幾點：第一、我抗拒書本，就像聖經，最初我是以宗教的教義來看它，總覺得我不太能接受其中的一些道理，所以便看不下去了，然而這最後受害的是我，所以我改變一種心境，把它當作文學作品來看，而不再抗拒它，我反而獲益良多。第二點可能是某方面的專業素養不夠，例如經濟學，醫學之類的書籍，有時便會看不懂，可是我卻渴望去了解它。我們的社會總是缺乏一有心人士來為一般平民百姓與這類書籍搭建橋樑，這個出版業的盲點，我也曾思考過。當我們出版者無法提供人們全方位的選擇時，「閱讀」本身便由我們所決定、控制，人們漸漸地便養成了偏食的習慣。

問：這是否意味著現在的讀者是處理一個與出版業不平等、無法雙向溝通的地位？

答：其實長久以來便無法雙向溝通，只因為出版本身是個商業機制。就像去年的新書出版一萬本，你若將它分門別類，就可發現出版業偏頗的現象。

問：可否談談踏入社會後的閱讀情況？

答：對現在的我而言，閱讀已成為工作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由於本身從事的是出版業，而又是作家，因此工作上的要求使必須成為「全知」；至於私人方面，閱讀通常是有計劃地閱讀。當我設定某一人物

時，便把所有有關此人的作品收集，先閱讀年譜，了解此人，將其作品列成一個表，幾歲時有何著作，然後依照年代的先後次序閱讀他的作品。如此閱讀可讓我見到作者的成長，以及作者與社會脈動如何發生關係；身為一名作家，還會觀察其作品如何轉型，以及閱讀作者當年的社會環境及政治情勢，以便對於作品有更深刻的了解。

問：我們都知道現在社會上及學校中組讀書會的風氣很盛。不知你是否有參加讀書會的經驗？

答：在大學時代並沒有參加讀書會的經驗，因為我比較習慣自己一個人孤僻地看書，仔仔細細讀完一本書，然後向他人發表讀書心得。關於「讀書讀得很仔細」這一點，我倒願意多談一點。從大學時代，我便對於創作發興趣，而為了學習作者處理一情境描敘的那種技巧，於是我便會仔細地去讀一個作品，解剖一部作品，觀察作者如何描寫一個心境、從何處切入主題，同樣一個主題有幾種表現手法……等等。這種「解剖式」閱讀對我的創作幫助頗大。

問：從你的作品中可發覺到你對於自己內心的一些感覺、心情都能很精確地、淋漓盡致地表達，著實令人佩服。不知這種敏銳，精確的表達能力是否與閱讀有關？

答：表達能力的好壞與閱讀的多寡是有著正相關的，一個人能多看書，並把一本書看得深入，那麼他的自我表達能力自然與眾不同。至於要讀什麼書，要如何閱讀才能對自己裨益最大呢？我是議你們要養成多方面的閱讀，而且要讀好書，閱讀經典之作。當然，現代的書籍脈動也要清楚，以免發生隔閡。而進行閱讀時重要的一點：讀完一本書之後要對書藉有所評，知道它好在那裏，而不要僅只是了解一個故事而已，因此，讀後心得的記錄是件重要的工作；而且不可盡信書，要與書保持一段距離來和它交互動。如此做就可使你的表達更精確，所用的語言也就不一樣了。

至於閱讀對創作時文字能力達的影響，嗯……其實創作進入了文字時期，那是屬於後半階段的工作，前半階段的醞釀時期倒是比重要。由於我的閱讀是採取一種解剖的方式，所以當我要描敘一個情境時也是採用一個解剖的方法來進行。例如當我也快速掃描過一個情境的影像後便開始將它解剖——空間中有那些物體？如何排列？燈光的顏色，明暗如何搭配？出現過那些聲音？出現的順序為何？氣流、溫度的感覺為何？此刻我的心情感受又是如何？經過這層層的解剖後，便有一堆資料進入我的腦中，以後當我要將這個情境描寫出來時，就可根據我先前儲存的這些資料，有組織，有次序地把它化為文字表達出來。這就是閱讀對我創作方面的影響。

問：在你的閱讀過程中，你覺得有那幾本書是值得推薦的？是否曾經有過什麼特殊的閱讀經驗可與我們分享？

答：經典之作當然都是值得推薦的，像是莎士比亞、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紅樓夢、聖經、六祖壇經、金剛經，我都鼓勵你們去看，至於大學時代中文系科班必讀的詩經、楚辭、尚書則是感覺愉快的閱讀經驗。而最近令我感動的閱讀經驗則是讀了所有米蘭昆德拉的作品。米蘭昆德拉這個人才氣很高，他曾經是名爵士歌手，也拍電影，是個對生命積極參與的人。從他的作品你可發現他能很厲害地將人解剖分析，並善於用嘲諷的方式來表達他對於人性、社會的看法，而作品的效果可以讓不同階層的人獲得不同的需求。此外，馬奎斯的『百年孤寂』、『最後的將軍』、『獨裁者』，這些充滿神話想像的作品，我也蠻喜歡的。

問：不知道你在閱讀外國作家的作品時，會不會因為與作者的文化、種族、風俗習慣的不同而有讀方面的障礙？

答：不會。其實文學與藝術都一樣，一部好的作品，其道理是共通的。人有膚色、種族

的不同，語言、生活習慣的差異，可是人性是共通的，文學與藝術都一樣是在表達人性的共相，所以只要是人，都可從中獲得感動。就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同樣的故事內容，古今中外都有，而她內在世界的那種掙扎、矛盾，也是不分種族、國界都可能發生的。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再強調要閱讀經典的原因，因為經典之作都是經過時間的篩選而保留下來，最能表現人類共相的偉大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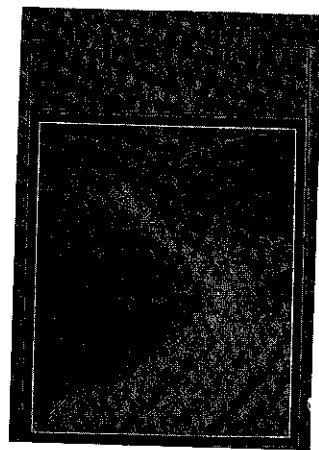
問：感覺上對於閱讀這件事你一直是抱持著極大的興趣。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經因為環境或朋友的影響而對閱讀質疑過，減低對它的熱情？

答：不，從來沒有，只因我並非別人的強迫而去閱讀。在我們的教育裏，常可見到學生討厭數學或討厭某科目，那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未能告訴他們為什麼要學習這門學問，樂趣為何，進而導引他們進入一個良好的學習情境，讓他們發生興趣，卻只是一味地強迫他們學習。如此一來，不但「學習」的目的沒達到，還倒足了對這門學問的胃口。我的閱讀經驗，一直是保持主動的方式，包括學校的功課，因為，面對一門新的學問，我都抱持相當的好奇，想說：為什麼要學這一科目？當我問同學、朋友後都不能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於是我決定親自一探究竟。這一讀，我不但解決課業上的問題，同時也找到了我要的答案。因為我的閱讀是採取這種心態去進行的，所以對它的熱未曾減退過。如果要我票選人生的十大幸福，則創作占第一名，因為那是一種太美好的經驗了，感覺上像是在挖寶，在竊取前人的智慧。

問：除了感覺上像是在挖寶外，閱讀是否帶給你更深一層的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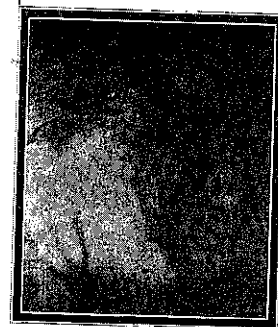
答：我覺得閱讀過程帶給我多層的喜悅。第一層--你可以和多顆有智慧的腦袋交流。第二層--與它們做心靈上的對話，將它們當作磨刀石，把自己的腦袋磨尖點，獲得智識的啓蒙。第三層--提昇看事情的高度。這種能力在生活中無法訓練，因為自己常常是置身事中，然而你卻可以藉由閱讀來達成。第四層--讓自己成爲一個善用理性的人，這種理性能力的培養對於每個人而言都是項財富。

望著簡嬪小姐離去的身影，我們四人不免有些遺憾，雖然我們要採訪的問題基本上都獲得圓滿的回答，任務可謂達成了，可是我們還有許多對於她的作品所產生的問題想請教她，與她交流在她作品文字外更深一層的感觸，怎奈時間如此匆匆，害我們無法達成心願。不過，這一次的採訪，我們確實已經獲益良多，實在應該心滿意足了。



只緣身在此山中

簡嬪



簡嬪

一九六一年生於宜蘭，台大中文系畢業。曾任職佛光山、國華廣告公司、聯合文學雜誌社分別擔任撰稿、編輯等工作，現任「大雁書局」發行人。著有《水問》、《只緣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私房書》、《浮在空中的魚群》、《七個季節》、《夢遊書》等書。

蘭陽平原上那一座隱藏在山巒與海洋之間的小村，一直是她的驕傲。（她的童年乏人照料，是以大人社會的價值觀及課業壓力不會污染她的孩堤。她得以從容地悠遊在山林，稻原、海洋、溪川之間，發現土地生成的理路、聆聽季節轉換的聲音）發現美，成爲美的入室弟子。（她自詡此生二分之一的榮耀已在童年獲得，天空與土地是她鑲著太陽的桂冠。）

